





第一一六一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誠

齋

集 (二)

宋 楊萬里 撰
楊長孺 編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家楨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奏劄

辭免除換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召命乞在外

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係太上皇帝

宮僚未經擢用特除換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舉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
卷七十一

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

涕交零踴躍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老而志衰賜第

紹興之年將閱時於四紀就列淳熙之旦俾奉帙於重

明仰慙三聖之恩莫效萬分之報晚嬰沈痼力請退休

逢天地之重開頒走趨之一節政坐有採薪之疾洛辭

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敢意上聖昇矜下臣

謂其太上儲隸之餘念茲貞元朝士之舊趨出次對因

任真祠招虞人以旌已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橐更冒

非常之榮近比絕無躡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外宮觀差遣一次某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臣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益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溼臘月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君父敢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稍減災疾大輕萬一餘生未填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困發中哀涕交下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公劄

某皇恐輒有迫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某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益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溼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某引年仍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某不勝懇迫祈望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於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聖恩深厚未棄惟益顧臣疎遠何以得此祇拜盛命感極涕零踴踏久之不敢繼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聊伏枕待盡不避斧鉞再瀆冕旒欲

望聖慈曲垂天聽閔臣廢疾之久察臣哀懇之真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邦典特降審旨許臣守本官致仕或消災沴少緩死亡仰祈始終保全之恩不勝迫切控告之悃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於慶元二年六月內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內再申前請俟命兩年今月初四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伏準省劄以臣陳乞引年致仕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者臣聞命雖喜省躬震驚伏以先漢孝宣以增秩而賞良吏本朝列聖以進職而勸有功而臣猥以顛蒙加之耄病晚會逢於聖主首蒙被於鴻恩拔自庶僚之卑誕寔法從之峻七十致仕益遵禮典之大闢再三叩閣始辱俞旨之下降荷天地曲成之施全桑榆暮景之歸然非良吏而增秩一階允為既渥之數非有功而進職四等更出非常之

恩僅冒昧以居焉恐隕越於下矣顧回成渙以保周年所有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祇受止乞守本官職致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於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歷事四朝年高德茂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懼措躬顛危臣一星卧疴七袂謝事倚上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數以勤歸不一而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方涵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功誤蒙進律雖歷事四朝之久然初微半髮之勞沈緜駸駸良厭餘生之苦老詩憤憤敢承德茂之褒驟聞尺一詔之頒誕寔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有愧揆公議以何之深非政刑之勸懲正繫賞刑之當否恐此舉之踰甚為公朝而惜之敢以周年仰沔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欲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十日奉聖旨楊萬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離俗伏念臣齒幾八十災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當平居則似乎無事過發作則痛不可堪慘毒甚於割烹呻吟達於隣曲敢期聖主之念舊特詔微臣而趣行禮有大經召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於道路而益榮顧犬馬瘞豈豈無益惟之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願回上天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生須至具奏以聞欲望聖慈矜憐追寢召命令臣仍舊官職致仕不勝懇迫惶懼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召乞聖慈追寢恩命於十一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惟一節以趨已違無諾之召再命而偃游蒙有詔之溫心觀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下伏念臣半生往蹇薄暮時升自逢賓日之初寵盼芝檢首預客星之列誕實玉階未瞻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六

五天之清光亟進十八人之遽直歲才更籥帝復賜環拖紳答揚奏牘祈免非有白雪之廟柱曲承紫漢之趣行光武側席於幽人芬馨千載顏闕致詞於使者沈痛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出頻至再具奏狀以聞欲望聖慈察臣老病之實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寢召命以勾餘生不勝震懼懇祈之至伏便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之綱而以朝仲尼之所甚惜招以旌而不至齊君之所必誅思威兩隆今古一貫而臣退惟老諄仰辱招延屬以有采薪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已幸迎律何名豈其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天下將以為失刑無予美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致公朝勸沮之系皆微臣瑕玷之由煩言必興萬死無赦敢懇迫上冒聖聰祈免誤恩以逃大誼須至具奏以聞伏候勅旨

誠齋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記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堯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堯卿乃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二

堯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高葬於成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牒亡矣問以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長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入人深也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

不幸也哉無有得因伏波之書而問之也豈無若伯高

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

爭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為固蒂也未

徙陰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為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

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宜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

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歟不然權勢者必爭而解遠者不

競故難守而易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於禮

當從祀堯卿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焉事固有古於作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二

而今於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己之所自信而使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某月日當成予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詞曰愚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蕭其山兮迢大路之石阪玉立萬碧光鮮兮造時回而修修居者勿肅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旋俛俯僕以明祀兮謂使君兮惠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守兮光風泛芙蓉之

旗

王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甚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予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者

欽定四庫全書

蘇齋集
卷七十二

三

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益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予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不下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王立者耶因以王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

汝草木也則艱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任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霜雪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遁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面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蘇齋集
卷七十二

四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楚之估則楚之賈也大者官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疲藤以上望而樂之蓋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

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灘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灤灝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觀則玉筍之諸峯也汴而顧則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棧宇相鮮若壺若亭者時苦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七十二

來其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顧學作樓於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於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凌烟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予記之而未及也顧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

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一壑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比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雁字彥濟次曰發字舟祥有母老矣其家陸

一經堂記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七十二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微仲者翩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微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詣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具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第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袁之宜春簿微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畫書以教其子四人取之韋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子言予於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為子計者不可不為守也世之君子門戶失守而後以貴

貲又失守而後以田田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
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逐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
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予嘗見好
書者以某書矜曰此某相之家藏也又以某書矜曰此
某從官之藏也予視其識象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
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
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書益有可恃者矣
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傳之朝奉公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二

七

奉公傳之微仲微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
氏者鮮乎哉微仲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
故老相傳義山禾水之秀氣當出相者三其信然即是
氣也沈而不升黜而不光者幾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
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儻能俟之彥純益因以告予也
戊申三月既望記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振國勢大競天下

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嘔不少斷疾視嬖邪畢
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嘆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
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為
疽根弗漏弗蕪我則滌除俾固後灾首得奉新縣三鄉
寓稅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將下轉運悉蠲除之為三
十五萬錢有奇為米若干為帛若干命下而公已遷荆
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
鄉而無民者今有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今奉新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二

八

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於中間以致瞻矚之敬十一
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果等率三鄉
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種言德懷言
民也於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首丘矣予曰此
非公之恩也於是民皆不悅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
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於敢聞除民之害則勇於不敢
今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
之恩也於是民始悅予曰亦公之恩也於是民皆大感

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也不可害也而觀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曰夜搖其所恃以忠其主是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其記

欽定四庫全書

蘇轍集
卷七十二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超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沈澗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實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益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盟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

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吾記之予曰異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矣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水月亭記

欽定四庫全書

蘇轍集
卷七十二

予既宦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內英俊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向所志不同其行者往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即久要蓋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淳粹如吾友劉君彥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彥純彥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於吾鄉

則艱乎爾求斯人於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乎令其不然矣乎不彥純之為見七年矣余逸宿南宮同舍郎皆上馬去唯驚行亦散隔窓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彥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想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獨笑也當予與彥純共學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掬池水弄霜月自以為吾二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以易此樂也雖有語之以今昔離索之悲肯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夕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國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嚴定吏謂予子孟賦之蓋侯志也詩既往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予官於朝以母老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舟人忽換拖回權望

欽定四庫全書

嚴州集
卷七十二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嚴州集
卷七十二

十一

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於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鷓鴣灣歷胥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居止若牆面偈屹反塞使人悶悶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地之外有野野之外有峰峰之外有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隔水若來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峯若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悶悶者去矣予以呼家僮未來假館於曹侯者暮月嘗從侯散策郡圃初登千峯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東北至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趨之庠宇敞而見之隘悶悶然復如在鷓鴣灣胥口舟中時也侯曰是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為新堂子豈識之子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壞垣所偶鼓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來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日記

春雨亭記

宣漢王邦人既葬其父主簿於某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其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誨其友蕭如壠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貴者不加約苗乎貴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二

七

窮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賴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

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邱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告身之丘乎畢變綴契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賜墩之邱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幼於學而好修自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令之墓乎願以此為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二

七

霽月樓記

余頃官於朝得予叔祖彥通書諫余以名石井張氏之樓且為之記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訊以斯樓何宜彥通又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於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余乃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觀詩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為萬象皆有新故無新故者月也故曰霽月焉及予為博士

於奉常時秋且半吏白余當祀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黃仲秉齋宿於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騷騷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數人間有也益詩家之談尤信張君克剛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樓又勝絕予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

宜雪軒記

欽定四庫全書

以齋集
卷七十二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
濟其載也人馳而我止我所偏人所向也顧獨有所癖
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
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羣
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
記吾所以記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子於南溪之上
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詞名軒以宜雪
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歟

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梅得雪而後潔白
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會
處於劉子軒窓之前並驅於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
相摩以義掩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推之而節愈
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益身幽而
名白似鄭子貞鑑中而鍊外似嚴子陵羣濤而孤清似
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
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賞薦名禮
部年月日記

欽定四庫全書

以齋集
卷七十二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詠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饗殮六經捐金抵壁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三

之多而不厭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修竹在左古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舊嗜蓄佛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

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至聲之而書書乎讀至乎悟則

書之為我我為書矣不然度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

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

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何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為者

窮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惜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

也民望其為我問之年月日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退右皆碧岑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七十三

三

前左紺溪水木曲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蓋拙工為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顛道旁叢祠中抹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納納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曲在手或清水挈瓶翫爐者其意遠援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